

学术批判課学习文选

(第二輯)

湖北大学政治系

一九六五年九月

說 明

本輯選編的是有關批判“合二而一”論的文章。自從全國開展“一
分為二”與“合二而一”的討論以來，批判“合二而一”論的文章發
表相當多。在這裡，我們只選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

編者 1965.9.1。

目 录

《红旗》报导員：哲学战线上的新論战	(1)
解放军沈阳部队某部紅九連批判“合二而一”謬論的座 談会紀要：握紧手中枪，永远斗争，永远革命	(8)
大庆油田职工座談“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紀要：坚 决粉碎“合二而一”的謬論，促进思想革命化	(15)
沈阳市北陵公社上崗子生产大队党支部副書記楊玉环： “合二而一”和“一分为二”是两股勁	(22)
艾思奇：不容許用矛盾調和論和阶级調和論来偷換革命辯 証法	(24)
馬丁：我們同“合二而一”論的根本分歧在那里？	(38)
关鋒：駁楊献珍同志的“求同有異”論	(53)
撒仁兴：“合二为一”是阶级調和論的哲学基础	(67)

哲学战线上的新論战

——关于楊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的討論报道

《紅旗》报道員

目前，我国哲学战线上，正在开展着一場新的激烈的論战，这就是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論战。

这是一场坚持唯物辯証法同反对唯物辯証法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觀即无产阶級世界觀同资产阶級世界觀的斗争。主張事物的根本規律是“一分为二”的，站在唯物辯証法一方；主張事物的根本規律是“合二而一”的，站在反唯物辯証法一方。論战的双方陣綫分明，針鋒相对。这是当前国际国内尖銳复杂的阶級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

这场論战，如果从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发表艾恆武、林青山同志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文章算起，到现在，持續进行有三个月了。为了深入了解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論战的情况，便于进一步推动这一場論战，本刊編輯部在八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召开了座談会，参加者有高級党校的干部和學員多人。会后又对有关同志作了个别訪問。现将座談和訪問的情况报道如下。

这场論战是由楊献珍同志挑起来的

参加座談会的同志說，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論战，早在艾恆武、林青山的文章发表之前，在高级党校里就开始了。

大家首先回憶近几年来情况說，为了与国际国内阶級斗争的形势相适应，我們党在报刊上加强了关于“一分为二”的唯物辯証法的宣傳。

我們党指出：世界上無論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學說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學說，就一定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學說。現在社会有階級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

我們党又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国际工人运动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階級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中来。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这种或那种机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发生机会主义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裂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我們党批判了現代修正主义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所謂“新概念”指出他們的所謂“新概念”的意思是，在当代世界範圍內，各种对抗性的社会矛盾正在消失，各种互相冲突的社会力量正在合二而一。例如，他們認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陣营和帝国主义陣营，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资本主义国家內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帝国主义国家內的各个壟断資本集团等等互相冲突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內的矛盾，这些都正在合二而一，或者将要合而为一。

“一分为二”的革命辯証法，愈来愈为大同志和人民群众所掌握，成为他們正确認識当前国际國內階級斗争形势的有力思想武器。它帮助人們认清帝国主义同世界革命人民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調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同現代修正主义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調和的：它增强了人們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及現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勇气，增强了人們取得胜利的信心。

可是，正在我們党加强宣傳“一分为二”的革命辯証法的同时，楊献珍同志却大讲其所謂“合二而一”論，同党大唱对台戏。

楊献珍同志的調和矛盾、否定斗争的思想，很早就有了。一九六

一年十一月，他在高級黨校講課的時候就說，“對立面的統一、矛盾的統一的意思就是說：兩個對立面是不可分離地聯繫着的”。“我們學習辯證法就是要學會把對立着的兩個思想聯繫起來。”

黨對“一分為二”的宣傳加強了，楊獻珍同志對調和矛盾的思想的散布，也越來越多了。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他在高級黨校講課時，公開地把他的調和矛盾的思想概括為“合二而一”。

一九六四年四月，楊獻珍同志在高級黨校新疆班講課的時候，便進一步地發揮了“合二而一”的論點，把它講得更加“系統”、更加“完整”了。

接着，楊獻珍同志千方百計地宣傳他的“合二而一”論，企圖把他的反辯證法的觀點塞到他所能塞到的地方去。

高級黨校哲學教研室講師黎明同志也在課堂上宣揚楊獻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五月十四日，黎明講課時說，現在“一分為二”講多了，“合二而一”講少了。他還鼓動大家寫文章來宣傳“合二而一”論。黎明所謂“一分為二”講多了，“合二而一”講少了，實際上是說，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革命辯證法講多了，楊獻珍同志的反辯證法觀點講少了，應該多寫文章宣傳反辯證法的觀點。

艾恆武、林青山都說，他們在寫“合二而一”文章的过程中，曾多次同楊獻珍同志商量。楊獻珍同志幫他們修改。黎明也兩次給文章提了意見並作了修改。艾恆武說，當他們聽到有人說“合二而一”是標新立異，因而拿不定主意是否發表這篇文章的時候，又去詢問楊獻珍同志。楊獻珍同志說：“誰說是標新立異？這是無知。”他接着說：“‘合二而一’是世界觀，‘一分為二’是方法論。”不久，楊獻珍同志又給艾恆武、林青山鼓氣說：“文章的觀點站得住腳，拿出去吧！”

這樣，楊獻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就通過艾恆武、林青山的文章，從高級黨校搬到社會上來了。“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的爭論，也就在報刊上展開了。

這場哲學上的論戰是由楊獻珍同志這樣地挑起來的。

对楊献珍同志“合二而一”論的批判

艾恆武、林青山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高級党校的領導同志，认为这是一个原則問題的爭論，是革命辯証法同反辯証法的爭論，通知哲学教研室要討論這個問題。黎明把这个通知告訴楊献珍同志。楊献珍同志听了很生气，对这个討論大为不滿。

七月十七日，王中、郭佩衡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揭露和批判楊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的文章。

这时候，高級党校不少同志在校內刊物上写文章和在討論会上发言批駁“合二而一”論。但是，还有一些人坚持“合二而一”論。

楊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很大爭論。一方面，有一部分人表示响应和支持“合二而一”論。另一方面，很多人对“合二而一”論給予了批判。到八月底止，各地报刊上发表的討論文章共达九十余篇。許多地方的党校、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的理論工作者，还举行了多次座談会。

目前這場論战的中心問題是，承認不承認对立統一規律是客觀事物的根本規律，承認不承認唯物辯証法是无产階級的世界觀。

高級党校大多数學員和工作人員，从楊献珍同志等人的一系列言行中，清楚地认识到楊献珍同志在这个时候发表“合二而一”論，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目的有計劃地用資產階級的反動世界觀，来對抗无产階級的唯物辯証法的世界觀。

參加座談会的同志說，楊献珍同志反复地不厌其煩地宣傳“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的”，大講特講对立面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事物的“不可分性”，大講特講研究对立面的統一的任务仅仅在于寻找“共同要求”，“求同存異”。在他这种“合二而一”的观点里，事物的內部矛盾不見了，事物內部对立面的斗争不見了，矛盾的一方必然要克服另一方，斗争的結果导致旧統一体的破裂和新統一体的产生，旧事物要为新事物所代替，这些也都不見了。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辯証法。

“一分为二”是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无产阶级用这种世界观来观察事物，承认矛盾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承认矛盾的双方又统一又斗争，承认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对立面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对立面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因此，唯物辩证法的任务，从来不是掩盖矛盾，而是揭露矛盾，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促使矛盾转化，达到革命地改造世界的目的。无产阶级用这种世界观来分析阶级社会，就是要承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承认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坚持无产阶级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实现社会的变革。

但是，按照杨献珍同志所主张的“合二而一”论来观察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必然抹煞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导致阶级调和论。

杨献珍同志和艾恒武、林青山同志对我们党制定方针、路线、政策的依据，作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歪曲。他们把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原则，党的经济政策，外交政策，文化政策，等等，都硬说成是按照他们的“合二而一”的观点制定的。这样，他们自己又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原则问题，而为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辩护的人却不愿意说这是政治原则问题，甚至有所用心地说什么不要把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

有的同志还说，杨献珍同志把“合二而一”说成是世界观，把“一分为二”说成是方法论，这根本违背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致的原理。其实，杨献珍同志一再强调学习辩证法的目的“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正是表明他的“合二而一”的世界观和“合二而一”的方法论的完全一致。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注]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正是把矛盾双方的

联系“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他利用各种机会宣傳这类观点，企图迷惑許多人，起着为反动阶级服务的作用。

在爭論中，有些人提出了一些与楊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大同小異的說法。例如：有的說，“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只是用語之爭、詞句之爭，并且說什么在課堂上講課，誰能不說一句半句錯話。有的以貌似全面、公正的姿態，提出要用“合二而一”补充“一分为二”，使“合二而一”成为对立統一規律的一个方面，說这样才不会有“片面性”。有的装着要对矛盾作具体分析的样子，将矛盾划分为“以同一性为主”和“以斗争性为主”两类，說什么处理“以同一性为主”的矛盾要“合二而一”。有的把“一分为二”說成是分析方法，“合二而一”是綜合方法，說它們都是辯証的認識方法的組成部分。这些說法，其实都不过是为“合二而一”論辯护而已。

許多同志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分为二”有确定的含义；楊献珍同志提出的“合二而一”，也有确定的含义。“一分为二”这个術語，极其准确、生动而又通俗地表达了辯証法的核心即对立統一規律的實質。而楊献珍同志提出的“合二而一”，則是系統的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觀，怎么能够把两者不加区别地混合在一起呢？

这是一场意識形态領域中的阶级斗争

座談会上，許多同志都談到这场哲学論战的重要意义。

哲学是一种社会意識形态，它是有鮮明的党性即阶级性的。哲学战綫上的斗争，总是經濟战綫和政治战綫上阶级斗争的反映。在阶级斗争中，不同阶级必然从各自的阶级利益出发，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并且把这种不同的看法，从哲学上作出概括，或者是革命的概括，或者是反动的概括。有革命的无产阶级哲学，有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这样，在哲学战綫上就表現了两种对立的党派的斗争。无产阶级队伍内部的一些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觀的人，一些受资产阶级世界觀影响的人，也往往用资产阶级哲学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哲学。

現在，在国际上，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正在蓬勃发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正在激烈进行。在我們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一些封建残余势力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正发展到一个新的深化的阶段。面对着国际国内这种阶级斗争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强调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要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武装人民群众，提出要在我国城乡中广泛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粉碎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进攻。楊献珍同志在这时候大肆宣扬“合二而一”論，正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傳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傳矛盾調和論。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給他們提供所謂“理論”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事情很清楚，哲学战线上这场誰战胜誰的新論战，是意识形态領域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我国哲学战线上出現这场論战，不是不可理解的。历史告訴我們，每当在政治領域、經濟領域的阶级斗争尖銳化的时候，在意识形态領域的阶级斗争也必不可免地尖銳化起来。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期，苏联社会处在大变动时期。农业集体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的开展，富农阶级和资产阶级势力的拼命反抗，使苏联社会上阶级斗争尖銳起来，这时，苏联共产党内出現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反党集团。經濟、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愈深入，在各个阶级、阶层中引起的思想上的震动也愈剧烈。正是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德波林的反辯証法的哲学观点成为反党集团的思想工具，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則对德波林派哲学观点进行了尖銳的批判。这个思想領域的斗争，正是当时苏联社会尖銳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

目前，我国哲学战线上的这场論战还在繼續进行中。就这场大論战参加人数之众多，影响的广泛以及意义的重大來說，是我国学术界

多少年来所罕見的。这场論战，看来，离开結束的时候还很远，論战还在一步一步地深入发展。真理总是在斗争中发展的。通过这场論战，辯証法思想一定能战胜反辯証法思想，人們的政治理論水平将会大大提高一步。

〔注〕《矛盾論》。《毛澤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三一八頁。

原載《紅旗》一九六四年第十六期

握緊手中槍，永遠斗争，永遠革命！

——解放軍沈陽部隊某部紅九連批判

“合二而一”謬論的座談會紀要

“合二而一”論要我們在帝國主義者面前放下手中槍

指導員陳金元、連長夏志國首先說：“正當黨號召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學習和運用‘一分为二’的革命辯証法的時候，楊獻珍同志卻提出‘合二而一’論，來同‘一分为二’對抗，同黨敲對台鑼鼓，真是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毛主席教導我們：矛盾的斗争是無條件的、絕對的。楊獻珍同志卻說，‘對立面的統一、矛盾的統一’的意思就是說，兩個對立面是不可分離地聯繫着的。”很明显，楊獻珍的這種謬論實質上就是否認了事物自身中的矛盾，否認了對立面的斗争和轉化。這是徹頭徹尾的‘階級調和論’、‘階級合作論’。假如我們用楊獻珍的觀點去觀察社會現象的話，就可以把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聯繫’在一起，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聯繫’在一起，把地主和農民“‘聯繫’在一起，把資產階級思想和無產階級思想‘聯繫’在一起，如此等等。這是楊獻珍同志的最大‘本事’，

他還要人們學會他的這種‘本事’。這怎麼能行呢？我們是干革命的，革命就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國人民鬧革命就要革掉三大敵人和一切剝削階級的命；世界人民革命就是要將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命通通革掉，我們在搞思想改造，就是要用無產階級的鋤頭，挖掉資產階級思想的根子。我們是人民的革命戰士，‘合二而一’論就是要我們放下革命的武器，我們堅決反對它。”

班長楊連福氣憤地說：“試問楊獻珍同志，大談‘合二而一’究竟是什麼用意？美帝國主義在南越的侵略罪行你看到沒有？美帝國主義在日本、南朝鮮幹什麼，你看到沒有？美帝國主義還霸占着我國領土台灣，你看到沒有？美帝國主義在哪裡，哪裡人民就受着奴役和剝削，受着血腥的屠殺，你看到沒有？楊獻珍同志大講‘合二而一’論，把革命的敵人和革命人民‘聯系’在一起，就是敵我不分，幫助敵人。這是什麼哲學？只能是投降主義的哲學，反動的哲學。”

戰士黃振英說：“‘合二而一’論要各國人民和帝國主義、反動派‘求同存異’，這是讓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永遠騎在人民的頭上。這不成！天下工农是一家，眼下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沒有徹底解放，他們還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解放了，一定要支援他們，他們也要獲得解放。我們一定牢記毛主席的教導：‘已經獲得革命勝利的人民，應該援助正在爭取解放的人民的鬥爭，這是我們的國際主義的義務。’我們永遠也不會上‘合二而一’論的當，永遠也不會放下自己手中的槍。”

戰士劉國良說：“我入伍時有些糊塗認識。心想：我們和美帝國主義在朝鮮戰場上較量過，我們把它打敗了。現在我們的國家比那時強多了，美帝還敢來碰我們？戰爭打不起來，我當上三年和平兵就可以回家。因為有了這種想法，對部队的緊張生活感到不習慣，也認為沒有必要。同志們批評我，我只承認是作風拖拉，同志們說我沒有挖到本質。我學習毛主席著作，才擦亮了眼睛，知道帝國主義和豺狼一樣，本性不能改變，你不打死它，它就要來吃你。這才發現我的思想根子是‘和平兵’思想，這是很危險的思想。我認識到這一點，下決

心克服它，才取得了进步。現在楊獻珍同志向我們宣傳‘合二而一’論，这不就是要讓‘和平兵’思想借尸还魂嗎？我們堅決不上他的當！”

这个連队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同志談到他們在抗美援朝时，亲眼看到美帝国主义的罪行，千千万万朝鮮人民被屠杀了，和平的城鎮和乡村一座一座被炸毀了。美国强盜欠下的这笔血債是我們永远也不会忘記的。按照楊獻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只要找“共同要求”，只要“求同存異”，不就是把美帝国主义的罪行一笔勾銷了？杀人犯变成了好人了？这是多么荒謬啊。

全連同志一致認為，楊獻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是为帝国主义、一切反动派和剝削階級服务的。我們是无产階級革命的战士，要我們放下手中枪，是永远也办不到的！

我們決不和老虎在一起睡覺

全連同志紛紛用解放前的亲身經歷說明两个对立的階級之間是不存在什么“共同要求”的。

战士高振泉說：“毛主席要我們起来打倒地主資本家。楊獻珍要我們和地主資本家‘合’在一块，敌我不分，这絕對办不到！解放前，我父亲給地主干了十几年活，累死了，被地主赶了出来。母亲生病沒錢治，也死了。二哥又被国民党抓壮丁，折磨死了。真是家破人亡。直到解放了，党和毛主席領導我們穷人翻了身，才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們和地主国民党是‘合’不来的。有他們就沒有我們，有我們就沒有他們。和他們‘合二而一’就是和老虎在一起睡覺！”

新战士孙先金說：“旧社会，在地主的脚下，哪有我們穷人的活路？我的父亲給地主种地，到三十来岁时生眼病，沒錢治，就半瞎了，地主就不給地种了。后来父亲的眼睛全瞎了，都靠母亲去幫人过活。她每天都要做活到半夜鷄叫，还是維持不了一家生活。母亲生了我們十个兄弟姊妹，养不起，死了八个，只剩下我和哥哥。她整天伤心地哭，到三十多岁的时候，双眼也哭瞎了。熬到了解放，打倒地主

才翻了身。我当兵就是为了保卫我們穷人的幸福生活来的，怎么能和地主‘合二而一’呢？和地主打伙計，就是叫他們再来騎在穷人的头上，叫我們永輩子不翻身。地主倒喜欢‘合二而一’，我們坚决反对它。”

排长馬緒桐說：“‘合二而一’就是不分敌我，不要阶级斗争。在旧社会，我家几輩子逃荒討飯，給地主和有錢人当牛当馬，成年挨冻受餓，受尽了人間的苦难。父亲临死时对我說：‘孩子，記住这些苦日子，記住你爷是怎么死的，要报这个仇哇！’父亲当一輩子牛馬，連一床席子也裹不上就埋了。直到解放，我家才翻了身，要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怎么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現在楊献珍拿出‘合二而一’謬論来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这是想叫我們千百万受苦人还回到旧社会当牛当馬。这办不到！我們坚决反对。穷人和那些地主資本家有錢人能‘合二而一’，嗎？能有‘共同要求’嗎？我們和他們之間，只是你死我活，別的什么也沒有。”

一切反动的东西，不打它就不倒

排长李振国說：“世界上一切旧的东西、腐朽的东西一定要死亡；先进的、新的东西一定要上升到支配的地位。这是事物发展的辯証法。楊献珍同志拿出‘合二而一’来，也挽救不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注定要死亡的命运。楊献珍同志死咬着两个对立面‘不可分离’，而否认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转化，这就是企图把我們的手脚捆绑起来，不許革命。我們是毛澤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毛主席教导我們，专政的作用就是镇压国内的反动阶级，压迫那些社会主义建設的破坏者，防御国外敌人的侵略活动和顛履活动。我們要擦亮眼睛，识破楊献珍的鬼把戏。握紧枪杆子，将革命进行到底。”

副班长孙长庚說：“毛主席教导我們，枪杆子里出政权。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証明，这是真理。有了枪杆子，才能解决敌我之間的矛盾，促进敌我矛盾的转化，搬走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为穷人打

出天下。‘合二而一’論硬說沒有斗爭了，沒有斗爭，槍杆子就沒有用了。楊獻珍同志要我們放下槍杆子，這是向敵人投降。我們不能忘記歷史上血的教訓。陳獨秀認敵為友，和國民黨搞‘合二而一’，結果使多少革命者和工人農民的人頭落地。世界上所有的反動派和剝削階級，你不打，它就不倒，它決不會心甘情願讓位的。槍杆子不能丟！我們一定牢牢地記住毛主席的教導，握緊手中槍。”

同志們還指出，楊獻珍同志提出“合二而一”是要和“一分為二”爭奪青年一代。“合二而一”論是要青年人拒絕思想改造，實際上就是向青年人灌輸資產階級思想。這是十分有害的，我們堅決反對它。

戰士孟昭鵬說：“我的腦子里，常常有兩種不同的思想在矛盾着、斗爭着，要是讓它們‘合二而一’，真太危險了。我剛來連隊時，總喜歡吃吃喝喝，花錢大手大腳，每月的津貼費不幾天就花完了，不夠就寫信向家里要。同志們勸我節約一點，我說這是生活小事，何必多管呢？後來在‘學階級分析、挖階級烙印’的運動中，我才認識到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時刻都在侵蝕着我們。記得小的時候剛懂得事，媽媽就問我：‘長大了願意坐汽車，還是開汽車？’我曾學過相聲，有位師傅問我：‘願意當名演員，還是當普通演員？’上學的時候，還和別人比吃比穿。這些都影響了我，逐漸產生了享樂思想。我認識到這是兩種思想的斗爭，絕不是什麼小事情。我決心向老同志學習，樹立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在實際行動中，我隨時警惕自己，同享樂思想展開了不調和的斗爭，這樣才逐漸克服了亂花錢的壞習慣。要是按照‘合二而一’論，把我的享樂思想在腦子里‘存’起來，不去打倒它，那我就當了資產階級的俘虜了。”

副指導員王銀澤說：“每年都有一批應征入伍的青年來到連隊。他們帶來了各色各樣的思想，有好的也有差的；有無產階級思想，也有非無產階級思想。不少新戰士，對於什麼是階級，什麼是剝削，缺乏深刻的了解；對於要當個什麼兵，為誰當兵，為什麼要當兵，並不是很明確的。怎樣才能把他們改造成為真正的革命戰士？照楊獻珍同

志的‘合二而一’办事，那就把这些問題放起来不管，让两种敌对的思想‘和平共处’，这就要坏事了。同志們都說資產階級思想在人的脑子里得不得改造，就象定时炸彈一样，說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这是很危险的。去年，全連运用‘小整风’的办法学习毛主席著作，也就是以毛主席关于階級和階級斗争的論述为武器，运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挖个人思想上的階級烙印，兴无灭資，全連就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高举毛澤东思想紅旗 永远革命

陈金元說：“紅九連是毛主席在井岡山亲手創建的紅軍連队之一。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紧紧地跟着毛主席，一直到現在，始終发揚井岡山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階級的革命事业，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給予的一切任务。紅九連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的过程，就是同国内外階級敌人作斗争，同各种困难作斗争，同各种非无产階級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也就是‘一分为二’的过程，絕不是‘合二而一’的。紅九連在建設中的每一个成就都是‘一分为二’的結果，我們开始組織全連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就碰到一些思想障碍，我們是在不断地与單純的軍事观点和学用脱节等思想傾向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逐步走上大路的。大家在学习中慢慢尝到了甜头，学习越来越普遍了，可是，問題还是不断出現。我們就不断揭露，不断解决，才使学习持續下来。确实是这样的：毛澤东思想一經同志們掌握，就变成了巨大的物質力量；战士头脑中的无产階級思想多了，資產階級思想就少了，工作就上升得快了。开展創造四好連队运动以来，我們連在无产階級化、革命化的道路上走得比較正，就是由于我們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坚持斗争的結果。”

副班长袁天柱說：“去年年初我被調到三班当副班长，感到压力很大。自己的軍事技术差，三班的軍事技术基础薄弱，还有些其他問題。今后怎么办？让它这样下去，还是改变这种情况？当时，我就和

班长用‘一分为二’观点分析了一下班里的情况，找出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如班里虽然军事技术差，可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好；虽然有后进战士，但还有不少先进战士，还有下放当兵的老同志。我想，先进和后进就是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变后进为先进。我和班长商量，组织‘一对红’，‘一帮一’，把班里同志都结成对子，要求他们首先要帮思想，以思想带技术。经过斗争，经过努力，逐渐克服了后进状态，一年来班里同志在思想上和技术上都有很大进步，去年被评为四好班。我们班进步的过程，也就是运用‘一分为二’的过程。”

排长王玉文说：“去年八月，我调到四排当排长。我发现这个排作风有些拖拉，训练成绩上不去。还听到有的同志说：‘我们排是连续三年的四好排，上半年咱们没有排长，初评还评上了四好排，这回有了排长，下半年工作更没问题了。’我觉得他们只看到成绩，没有看到本排的问题，才产生这种盲目的骄傲自满情绪，如果不克服掉，工作就不能前进，必然要落后。于是组织全排同志学习了毛主席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个观点，经过联系实际，反复检查讨论，克服了当时训练中的‘老一套’和‘不在乎’的错误思想，提高了练兵情绪，作风也紧张起来了。排里的薄弱环节得到加强，这次总评又被评为四好排。事实证明，只有永远‘一分为二’，才能不断前进。”

炊事班长王继刚说：“我在学习‘一分为二’辩证法中，深深体会到，一个人生在矛盾里面，活在矛盾里面，成长在矛盾里面；只有不断揭露矛盾，不断斗争，人才会不断进步。决不能象杨献珍同志说的那样去寻找‘共同要求’、‘求同存异’。记得我调到炊事班工作的时候，思想打不通，觉得自己念了十几年书算是白费了。在班里当个战士多好，为啥一定要我当炊事兵呢？想提意见，怕连里不同意，干下去吧，又觉得‘没前途’。最后还是想，算了吧，反正总不能叫我老呆在炊事班，就等着调动工作。可是思想上‘存异’哪能行？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常常在劳动的时候思想‘开小差’，影响了